

《情迷出租男》《凡事哈》 紐約追夢悲喜劇

紐約是美國的城市，但它無論在經濟及文化的重要性，都超越其他美國城市。有人說，紐約已經不算是美國城市，簡直可以當成歐洲城市看待。又或者說，紐約人以外，其他美國人都只能當成鄉巴佬。荷里活在洛杉磯，亦即是美國西岸，所謂「美國電影」差不多都是「美國西岸」電影。而活地亞倫（Woody Allen）的電影，令世人深深感受到紐約與美國之分別。今次介紹的兩部電影，都是以紐約做背景的輕鬆喜劇。 文：劉偉霖

《情迷出租男》（Fading Gigolo）由John Turturro自編自導自演，第二男主角正好就是活地亞倫。《凡事哈》（Frances Ha）是Noah Baumbach去年上映並推出美版影碟的舊作，但鑑於看過的香港觀眾不多，近月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作少場次的上映。之所以將兩片一起談論，並不是想藉紐約的相同背景來作比較，而是因為兩片的紐約關連，並不只在於風景，而是兩部片的故事都建基於活在紐約的艱難。

問題的關鍵，難在錢。紐約是織夢的地方，無論你是想做華爾街下一位狼人，還是做百老匯下一位大明星或大編劇，你要留在紐約，一定要負擔得到不菲的房租及生活費。在東京、北京、柏林、巴黎，教當地人英文是外國人的重要生計來源，在紐約卻很難做到。某程度來說，紐約既是夢工場，也是一個擂台，你要打贏了，證明自己比其他參賽者更有價值，才有資格留下。

新晉舞男遇真愛

《情迷出租男》中活地亞倫飾演的Murray，守不住祖傳的古董書店，關門大吉，加入失業大軍。他的好友兼前員工Floravante一早已被裁走，只能在花店做兼職，差點沒錢交租。Murray的醫生是美艷熟女（莎朗史東Sharon Stone飾），她提過想找一個舞男跟自己玩三人性愛，另一個對手是她的同性戀人。Murray知道Floravante對女人有一手，便勸他下海，Murray做扯皮條，不單做女醫的生意，客似雲來。

舞男電影通常少不了「真愛」的情節。Murray住在布魯克林區（Brooklyn），他住的那個區份同時是一批哈西德猶太人（Hasidic Jews）聚居地，他們作傳統打扮，教規森嚴。Avigal（Vanessa Paradis飾）是猶太教士的寡婦，她雖然是六子之母，但依然年輕亮麗。Murray見她猶如石像般冰冷，顯然未走出傷痛，他知道Floravante將是撫慰她的最佳心藥，他們的「療程」會去到多遠呢？

該片劇本是Turturro的原著劇本，在美國電影很少會見到正統猶太教徒，通常都是被捲入了什麼事件才不情願地登場。Turturro曾在意大利導演羅西（Francesco Rosi）的遺作《休戰的天空》（The Truce）中擔任主角，飾演猶太作家Primo Levi，故事講述在納粹猶太集中營被解放以後，他如何排除萬難回家。Murray跟不少活地亞倫的角色一樣，是不再奉行猶太習俗及宗教的猶太人，Floravante表面上跟他一樣，但其實他身為塞法迪猶太人（Sephardic Jews），沒有遺忘族中的傳統文化，包括其語言拉丁諾猶太語（Ladino），一種很接近意大利語的猶太語言。

活地亞倫無疑是兩人中較搶眼的角色，不過Turturro根本是設定了黑臉、白臉兩個角色，Turturro本身也是冷面演員，批

評他演得不好，絕對是不着邊際。電影將紐約秋景拍得不勝枚舉，也可視作對不敵時代洪流的舊紐約的哀悼，二手書店接二連三的關門是確實的現象。回到「活在紐約」這問題，當然影片不是直接講這些，但顯然Floravante沒有適合在紐約生活的技能，加上他住在曼哈頓，不是Murray的布魯克林，房租不是一份兼職薪水能負擔。不過，「取悅女人」不就是技能嗎？所以他一做舞男便財源滾滾。

四失舞蹈員落難

《凡事哈》的主角Frances在紐約一舞團當見習舞蹈員，但舞團沒有一份正式薪水給她，只能介紹她去為小朋友教芭蕾舞。Frances年紀不輕，27歲的年紀對舞者來說，還沒有被舞團正式錄用，可說是沒有前途。她的老家在加州薩克拉門托（Sacramento），與紐約的文藝氣息可謂差天共地。Frances的好友兼同房是她的大學同學Sophie，她從事文字工作，和Frances同樣一心在紐約追夢，想在文化界出人頭地。

Frances的男友邀請她和自己同居，她竟然為了不想Sophie一個人交租而拒絕，Frances亦因此和男友分手。轉個頭來，Sophie卻說自己在房租較貴的Tribeca區找了新公寓，並且找了新同房，不會續租她們在布魯克林的公寓。Frances希望能參加舞團的聖誕演出，可是美夢落空，她也很難在舞團久留。愛情、友情、事業、住所四失的Frances，恍若對種種不幸持自欺欺人的態度，她到底會繼續下沉，還是從谷底翻身？

《凡事哈》以黑白拍攝，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活地亞倫的《曼哈頓》（Manhattan）。細微一點看，覺得《凡事哈》的黑白街景，其實更像法國新浪潮電影中的巴黎。Frances由Greta Gerwig飾演，她曾在Baumbach的舊作《諗多咗先生》（Greenberg）裡做女主角。不同在這次的劇本由她和導演合著，似乎這已成為一種潮流，不一定是噱頭，但女主角再不能說：「這些男導演不知道女人怎樣說話。」

《曼克頓》以外，《凡事哈》相信也會吸引部分活地亞倫迷，精警或睿智對白不少，但筆者覺得偏向警扭及刻意。不過刻意亦可能是「刻意」，因為Frances的文化水平和她圈子的確實有相當距離，而他們又真的很snobbish（勢利）。影片拍法有時很零碎，有點像預告片，但不等於支離破碎，看一會便慣，即使言簡，要說的沒有遺漏。片中的Sophie說過，在紐約搞文化藝術的都是有錢人。所言非虛，這些角色家裡雖不至富可敵國，至少有餘錢給子女在紐約混。華爾街也有這種年輕人貼錢打工的現象，當中有一些香港人。對過客來說，在紐約生活很貴，香港似乎也有這點跡象，不是土生土長的人，應該感受更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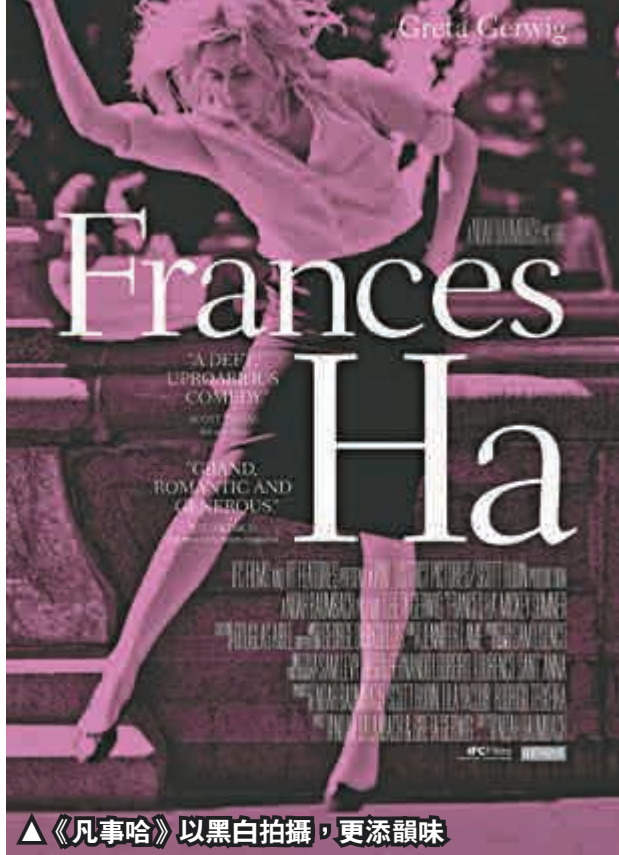
▲《凡事哈》以紐約為背景



▲Frances（右）在《凡事哈》裡被Sophie出賣



▲Frances（左）成為「沒女」，還有沒有出路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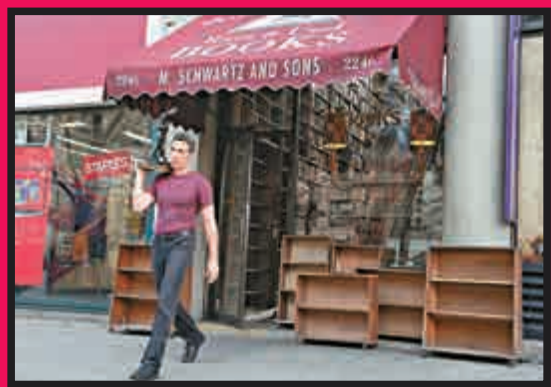
▲《凡事哈》以黑白拍攝，更添韻味



▲Floravante（左）轉型做舞男，如魚得水



▲活地亞倫（右）在《情迷出租男》中游說Turturro做舞男



▲Floravante在片中原本是書店僱員



▲Murry（左）與Floravante在片中都要為生活籌謀

黑奴慘況《被奪走的12年》



電影《被奪走的12年》（12 Years a Slave）是根據真實的歷史事件改編，時間是一八四一年，地點是美國紐約州薩拉托加，自由黑人所羅門（Solomon Northup）本是小提琴手，生活富裕，家庭幸福，是這個時代黑人之中的幸運兒。只是有一天，他被人綁架並賣為黑奴，被運到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。他被當作奴隸賣給了一個年輕的莊園主，在那裡他得到莊園主的善待，但卻和工頭起了衝突。為了保護他不被傷害，年輕的莊園主把他轉手賣給另一奴隸主，他又在棉花田內勞役。在不同的奴隸主之間轉手，所羅門盡盡了黑奴的慘狀，除了大量的勞動，無盡的鞭打。還有美貌的女奴因為被男主人垂涎，而受盡其妻子的虐待，因而希望早日了此殘生。

經過了整整十二年，所羅門都沒法擺脫奴隸的身份，直至遇到一位同情黑奴的加拿大人，由男星畢彼特（Brad Pitt）客串飾演，為他帶信回家，才終於有紐約的同鄉來到南方證實他的自由人身份，讓他可以回到沒有奴隸制的北方。

凸顯導演的黑人身份

英國黑人導演史提夫麥昆（Steve McQueen）以《飢餓》（Hunger）和《色辱》（Shame）兩部獨立電影打響名堂，愛爾蘭共和軍絕食抗爭到死（《飢餓》）和白人男子性上癮（《色辱》）的故事，讓觀眾一時忘記了他的黑人身份。直到這部得到奧斯卡最佳電影和最佳改編劇本的電影出現，他的黑人身份才凸顯出來。而這《被奪走的12年》的十二年，可說是他之前兩部作品的集大成，既有制度加諸人身的不自由，也講人自身的執迷和奴性所造成的不自由。

文：小偉

《失戀》突圍奪周末榜冠軍



到了八月份中期，暑假即將結束，香港票房踏入八月每周票房總數都逐步下跌，上周更出現雙位數百分比的跌幅，可是電台DJ出身的新晉女導演卓韻芝的第二部劇情長片《失戀急讓》卻以「破紀錄」的七百三十六萬港元，勇奪周末票房冠軍，可喜可賀。第二位由《颶風中心》以三百八十三萬港元奪得，兩周票房共收一千四百四十一萬港元；九把刀監製的《等一個人咖啡》以三百五十二萬港元排第三位，兩周票房共收九百三十六萬港元，看來破千萬港元應該沒有問題；第三周上映的《超能英雄》以一百四十五萬港元排第四位，三周票房共收一千六百九十六萬港元；第五位則是新上畫的《罪惡城2：蛇蠍情人》（Sin City 2），收一百三十萬港元，跟九年前第一集在港上畫首周的二百萬港元比較，實在遜色得多，要記得九年來香港戲院票價已加了不少。而另一部新上畫，今日本版介紹的《情迷出租男》則收二十五萬港元，排第十二位，成績一般；但比起前一周上畫的韓國恐怖片《怪談少女》理想，兩周票房共收三十五萬港元。

至於，內地票房方面，《馴龍記2》（內地名為《馴龍高手2》）以一億四千八百三十八萬人民幣連續第二周奪票房冠軍，兩周共收三億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民幣；新上畫的《四大名捕3》收一億零四十六萬人民幣，排第二位；《失戀急讓》則以五千二百六十六萬人民幣，排第三位，成績算是不俗。

電影人叫座力與票房

在一片低迷的票房境況下，《失戀急讓》能「突圍而上」，張家輝和鄭秀文這個新組合，的確吸引到觀眾入場，而卓韻芝這位新導演，終能捉到機會，拍出一部叫座的電影，比起去年才正式吐氣揚眉的黃真真，卓韻芝第二部電影就已經成功，這當然要

講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」等因素，黃真真由第一部劇情片《六樓后座》開始，正值香港電影最低潮的時期，跟着的十年，她沒有放棄，一直都有電影推出，沒有賺得票房，也賺得口碑，其中《分手說愛你》令薛凱琪獲影后提名，為其知名度有所增加，到《被偷走的那五年》終於打破「宿命」，在香港勁收一千八百一十二萬港元，台灣收三千四百六十二萬台幣，內地收一億四千六百二十六萬人民幣，晉身「億元導演俱樂部」，而新作《閨密》在內地收一億九千七百八十八萬人民幣，雖然香港票房失利，但無減她的整體叫座力。

好些時候，我們講一個導演和演員的叫座力，都以他們的票房成績作為依歸，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，以《失戀急讓》來看，卓韻芝作為新導演，她的前作《爆3俏嬌娃》，在香港只收一百四十三萬港元，馬來西亞收六十四萬馬幣，約一百五十九萬港元，合共收三百零三萬港元，以此來看，投資者實在難以她的成績來作巨額的投資，這就要看兩位主角的叫座力。其中鄭秀文過去三年只主演過兩部電影，都是杜琪峯監製導演的《高海拔之戀II》和《盲探》。《高II》在香港收八百九十九萬港元；內地收二千零一十三萬人民幣，約二千五百三十九萬港元；馬來西亞收五十三萬馬幣，約一百三十二萬港元；新加坡收九萬一千坡幣，約五十六萬港元；新西蘭收三千新西蘭幣，約二萬港元，合共收三千六百三十一萬港元。《盲探》在香港收一千五百六十五萬港元；內地收二億零六百六十二萬人民幣，約二億六千萬港元；馬來西亞收一百五十八萬馬幣，約三百九十萬港元；新加坡收四十三萬坡幣，約二百六十八萬港元；澳洲收三萬六千澳幣，約二十六萬港元；新西蘭收二萬新西蘭幣，約十三萬港元，合共收二億八千三百三十三萬港元，兩片平均有一億五千九百八十二萬港元。以此可以看到鄭秀文的叫座力，但真正的叫座力是來自男主角張家輝，下周再談。